

我认识侯宝林，说起来是26年以前，那是1983年，那时我的老伴李振军还在武警总部任政委。记得那是初冬的一个上午，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来到我家中，外间里老伴正在写字，说“捷生啊，你看来客了！”我出门一看，忙说，这不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侯耀文吗！老伴定睛看时，也认出了这个常在电视露面的相声演员。让座倒水间隙，侯耀文说是他的父亲侯宝林要他登门，向武警部队推荐两名青年演员，并说这两人是他的大弟子，如何优秀等等。

此时武警文工团刚组建不久，眼下也确实需要说唱艺术演员，文工团也确实在四处选人，此刻，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亲自向我们推荐演员，当然求之不得了。老伴李振军与侯耀文聊了半天，笑着说：“小侯啊，你代表你父亲为部队送人才，我们很高兴啊，可既然是你父亲向我们推荐人，那你说他老人家自己该不该来呢？”我已经听出来，老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故意与穷鬼人搞点小幽默。二是如果侯宝林真来了，也确实需要当面了解一下被推荐者的详细情况。再说自从我们搬来木樨地居住后，虽然与侯宝林住同一栋楼里，但因为上班时间不同，偶尔点头打个招呼，还真没有面对面对交流过呢！作为一名将军，李振军从战争年代就喜爱写诗填词，对吹拉弹唱无所不爱，更喜欢侯宝林的相声，正好趁机会也与大师单独聊聊天嘛！

侯耀文一听老伴的话，稍一愣怔，马上说“好的首长，我去请老爷子过来”。送走侯耀文，我和老伴想起关于侯宝林的一些往事。50年代，父亲贺龙就很喜爱侯宝林的演出，曾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赞扬过侯宝林的相声艺术，说侯宝林是穷苦出身，为大众创造欢笑的人，很难得呀！像这样的人才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政府要认真地加以保护和推广，要将相声艺术普及开来，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没想到就这样一句话，“文革”中给父亲添了保护封资修艺人的罪名。

我和老伴正说话间，有人敲门，开门看时，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笑容可掬的老人站在门前，定睛看时，正是一代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此时侯宝林已经66岁年纪，但谈吐说笑间，你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早过花甲之年的老人。眉宇间那幽默风趣的笑纹，一下子便把我们拉回了舞台的记忆。嘘寒问暖，言语之中，便说及“文革”往事，侯宝林看着我父亲的照片，感慨良多，他说，你看我这张嘴，那时候给贺龙元帅带来多少麻烦哪，想想真对不住老帅啊！让他为我这样说个相声好了，受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我连忙说，侯先生，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那时候你不也是被批来斗去的嘛！

说起“文革”，侯宝林确实算是受过大苦的人，但不论多苦，他幽默的品格永远不变，啥时候也不忘为老百姓创造欢乐。谈话间，我笑着向他求证一个民间故事，说“文革”有一次造反派要批斗他，结果会是开了，却因为他一到场，开会的人尽说他的相声如何如何了，偏离了会议主题，批



斗会没开成，末了他却顺口来了一句：“等了半天，这还不白等了嘛！”结果主持会的哭笑不得，群众却满场大笑。侯宝林听完关于他的这段往事笑了，他说：“这叫旧习难改啊，咱一辈子替老百姓解闷逗乐子，一不小心就忘了那叫啥场子了！”听着面前的这位幽默大师说笑，许多关于他的往事一下子便闪现眼前。据说那也是“文革”期间，有一次要开人代会，一天工作人员把人大代表的名单送到毛泽东主席那儿，毛主席翻着名单，找到姓侯的那一栏，问工作人员这次有没有侯宝林哪？工作人员一听主席这么问，说赶忙纠正赶忙纠正。而此时的侯宝林，正在干校劳动改造呢，听到军代表叫他“回去洗洗脚，换双鞋准备一下”时，他心里直打鼓。当被送到火车站时，才小心翼翼地问送他的人干什么去。人家当时也没有告诉他，一到北京便马上去革委会报到，到了革委会，他忽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冲着他笑，而且对他的称呼也全变了，大家都叫他“同志”，这是他已经很久没听到的多么温暖的称呼啊。到这时才有人正式告诉他，从此他有了“革命”任务了，那就是根据党和革命事业的要求，他要每天全力回忆过去的传统相声段子，并且要写下记下来，还要重新搬到舞台上说。打这一天，侯宝林才真正实现了政治“翻身”。而今，我们通过录像看到的侯宝林的相声，据说几乎全部是他在中南海给毛主席说相声时录下的资料。

其实，生活中的侯宝林，趣事很多很多。据说他同一批艺术家有一年去美国访问，当地记者问他，说里根是演员，在美国他当了总统，你也是演员，在你们中国你可以当总统吗？侯宝林马上回答，你说里根嘛我可知道他呀，他在美国就是一个二级演员嘛，我跟他可不一样啊！我可是我们中国的一级演员哪！一句话，弄得哄堂大笑。他以中国式的机智和幽默回答了外国记者一个刁钻的问题。作为大艺术家，他从不以名家自居，有次一家饭馆让侯先生给题个字，他题了三个字“不起眼”：这是一语双关，一是说饭馆的地方不起眼，二是饭馆的菜有特色让人抬不起眼。他从不装知识分子，却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化内涵，可以说他是有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侯宝林平时极其风趣，自谦中透着自豪。他有一枚印章，上面刻的是“一户侯”。他说，我姓侯，我的官印叫一户侯，意思是，我一家姓侯，我只管一家，过去的都叫万户侯什么的，我管得可没那么多。他的这种



土家人的种植

蔡测海（土家族）

读上三五年书就不错了。孩子长大了要干农活。读书不过是要会认得钱，认得秤，到小镇上卖粮食鸡蛋，买盐买布不会被骗。不读书不行，吃饭更要紧。鼎罐是煮饭的，不是煮文章的。土家人也有兴办实业的，成功的只有一位李烛尘，靠卖桐油起家，后来在天津卫办厂子，是我国民族工业化的先驱。土家人也出过开国大元帅，出过大画家、大作家、大诗人。这些都只能算土家历史的枝节，种植，才是土家人的正史。

土家人的种植史，是粮食的历史，也是灾难史，旱灾，涝灾，虫灾，冰灾，风灾。这些灾害，都是土家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件。人类的灾难史，土家人都经历过。每次灾害，土家人都死过一回，老人，孩子，青壮年。观音菩萨不救不活那些命丧黄泉的人。

土家人的种植，从铁器时代以来就是那个样子，农具，人力，畜力和田。我们一直狠地地使用自己和农具，拼命地抽打牛屁股，尽管我们有很多爱牛的警句。动物保护组织一定看不惯我们的民族行为，但是，太阳、星星和月亮知道，我们土家人是爱牛的。

我们就是这样地种植。冬天的泥土冰冷，夏天的泥土滚热。人就在这样的凉热中老去和死亡。孩子一生下来就在泥巴里打滚。

土家人的种植，或者能种出金山银山，冬雪或者能变成大米和棉花？我们土家人确有过这样的神话故事。我们的种植史也有过另外的枝节，我们种植过鸦片，从晚清到民国，我们种植过那种东西，希望种植横财。种植的结果是缴税，给土匪买枪子弹药，给地主养姨太太。土家人搞明白了，除了有口饭吃，多余的都是别人的。拿命争斗，结果是都给拿走。

土家后生有的是勇气和力气。去干什么？去当红军吧。跟红军去了，又跟解放军回来了。打完土匪，再开始种植。分到了土地，等于分到了粮食，分到了好生活。土家人可以选自己的村长，县长，州长，还可以到北京去选国家主席。天和地是自己的了。那么，好好地种植和生活吧。天地是自己的，也有下雨和下雪

的时候，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

土家人对付过大炼钢铁，对付过三年自然灾害。以土家人的耐心和善心，他们仍然诚实地耕作。突然有一天，政府宣布，不要缴农业税了。他们有些措手不及，有些意外，这是怎么回事？自古以来，皇粮国税不能少啊，我们土家人不也是国家的子民吗？我表哥是州长，我们全村人要舅舅打电话问问，那个文件是不是假的？州长说，真的！不缴农业税了，把钱留着，让孩子多读书吧。一位大伯说，把钱存在银行，看看国家什么时候要钱，我们就给点吧。我们这些土家乡亲，让我在千里之外，慢慢想念他们，慢慢体味他们。我感激他们，让我少一些忧忱，给我快乐和幸福。故乡的炊烟和酒香，故乡不再苍凉。

两位侄子到省城来看我，带给我故乡的腊肉和糍粑。大侄子说，在我们家里吃什么有什么，比过去的地主还吃得好呢！临行前，小侄子红着脸想对我说点什么。我想他大概问我要点钱。按规矩，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小侄子从包里摸出两万块，说叔叔在省城开销大，给你留着花。彼此争了半天，我说相互都不给钱了，你把钱带着回去给孩子读书。小侄子说，省里在我们那里搞科技扶贫，搞烤烟种植，每家每户每年都有三五万元的收益，他家有二十几万存款。这真是家乡的福音，是两位侄子给我的一份大礼，一份大快乐。他们还告诉我，他们的表侄子，我大姐姐的孙子，在北京读研究生了。

我们土家人现在有钱读大学了。我的一位同乡读了博士，是加拿大的首席科学家，哈珀请他吃饭。我们国家领导人请他回北京，商谈科教兴国的事。

是啊，土家人可以想大事，做大事了。

一位土家老人说，国家好了大家都好了。我们要好好种植，种植我们的生活。我们种红薯，种玉米，种烤烟，还要多栽树。让故乡的山是绿的，长江的水是清的，洞庭湖的水是满满的。

等我老了，不能再写字，我要回故乡去种植。



渔歌（摄影）

梁达明

精彩。

正是有了侯宝林的推荐，中国的说唱艺术队伍从此多了两个穿武警服装的艺术家，这对双胞胎兄弟不负众望，1988年，他俩第一次上春节联欢晚会出演《对话趣谈》，便引起轰动。此后，两人联袂创作演出的《人体复印机》，更是广受好评。他们是我国第一对双胞胎相声演员，是第一次成功举办国内大型广场音乐会《亚运前夜》的艺术家。特别是哥哥李博成，不仅以优秀的演出艺术为社会大众所称赞，而且成了中国艺术界一位突出贡献的艺术家。他曾连续数年策划实施了《太阳星星月亮》等重大晚会。作为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组成员及综合统筹办公室主任，他与导演一起出色地完成了残奥会开幕式的各项工作。今年国庆60周年晚会，他又出任这场大型晚会的焰火总设计世界艺术大师蔡国强先生的特别助理，并圆满完成了光立方的排练保障工作。而李博良也在他的艺术天地做出了同样杰出的贡献。与26年前不同，侯宝林当初向我们推荐的这两名演员，如今已成为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大才。

不久前，李博成兄弟俩邀我去他们在北京东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参观他们在60年庆典的国庆之夜曾创造“光立方”奇迹的发光树，参观那容纳5000名演员的排演场，在那曾为奥运会及残奥会开闭幕式、为60年国庆晚会表演创造奇迹的地方，作为一名老人，我又一次被两位青年的博大志向感动了。据他介绍，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首长们在几次大型晚会的排练期间，都曾先后来这里视察，并对他们的工作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当我作为一名当初曾参与推荐过他们的老人夸奖他们时，他们却十分认真地重复着恩师侯宝林的话：人一辈子要做成一点事，首先是要好好做人。

博成兄弟俩是做事的人，然而做事的基础是老老实实做人，也许，他们的成功，得益于恩师的这句告诫。我为这兄弟俩深感高兴，并祝福他们有更辉煌的明天。

在候机大厅

阎纲

叫他“司长”，已经习以为常。今天的事，怎一个“司长”了得？看着办吧，大不了多弯一回腰。反正咱这会儿是贾桂——站惯了。

这事搁在以前，人情上单纯多了。1956年进京，到一家协会上班，有事，留了张纸条，上写“杨组长”如何如何，不料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第二天上班，杨组长一脸的不高兴，说革命队伍里不兴叫“长”，何况我们这里是群众团体。我何尝不知道以“同志”相称的崇高和平等，又何况我上大学是调干生，早已习惯“老王”、“小鬼”、“同志”、“老乡”诸种亲热的称谓。

从延安到进城相当一个时期，唱歌、跳舞、耍笔杆子，不论你官多大，彼此以同志相称：“周扬同志”、“夏衍同志”，听来亲切自然，干个粗活什么的，你抢我夺，哪像此刻我面对一口拉杆行李箱这样作难。

但此刻，20世纪90年代，我不得不把我原先的下级、现在的上级恭顺地称呼“司长”，尽管他是刚刚提拔的一位排名最后的副司长。“司长”没有架子，对我更不生分，只要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可以在我背上捅一家伙骂声“妈的”什么的，我也敢在没有他的下级在场时回他一声“吃饱撑的？”可是，你不能直呼其名，即便是同他不分上下尊卑要耍闹闹的时候，也不能叫他的名字或者称他“同志”，这个，他很在意。

机场大厅里人声喧闹。我和司长站在大厅正中，等候秘书小副办理登机手续。一只不大不小的拉杆行李箱置放在司长和我的正当间。箱子是小副从车上卸下来拉进机场大厅暂时交付我的，嘱我务必留神看守。我心里琢磨，是不是进入通道时这只箱子还得由我给司长拉着？

沉默。俩人干戳着。没话找话，挑他爱听的。

“司长，肩周炎最近可见好？我前几天在‘正乙祠戏楼’开会，会上赠送了一包礼品，其中有一种药叫‘肩痛绝’的，专治肩周炎，说是‘一搽见效’，灵验极了，谁愿当场试验谁立马止痛，绝不超过一刻钟。回来后，我把药亲自送到部里，你收到了是吧？不妨试试……”不等我把话说完，司长接上话茬：

“知道知道，那天公司经理来过，他保证在尽短的时间内叫我胳膊灵活自如。”司长没有继续对话的意思，昂首望天，许

是为他此次亲赴盛会的祝词打腹稿。倏忽间，司长冲我问道：“‘正乙祠戏楼’？我去过，那副对联有意思。怎么说来着？”瞬即摇头晃脑玩深沉，有滋有味长吟道：“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

司长博闻强记，扬才露己，这是大家都知道。

“记性真好，您！”秘书没有回来，箱子安全地站立在四条小腿的当间。

司长凝神结想，又冷场。“司长，神经性头痛近来怎么样？日无暇晷，焚膏继夜，天天熬到三更鸡叫，那哪儿成啊！”

“这毛病很讨厌。副秘书说五台山的老尼有办法。”

“该不是慧颖尼姑吧？”

“啊？”

“前不久，两个尼姑敲门进来，如人无人之境。我不在家，孩子妈热情接待。尼姑说：‘隔着大门就看出你家有难，故而闯入，善哉，善哉！’然后凝神屏息，死死盯住孩子妈那张极易害羞的脸蛋不放，察言观色，不舍良久，惊呼：‘哎呀不好！你家有灾，祸在眼前。’孩子妈闻言，如天塌地陷一般，慌了神，连说‘菩萨慈悲，快快救我！’尼姑说，她们是五台山的，专为化缘修庙而来，话语间总说慧颖师傅长、慧颖师傅短的，又说捐钱可以消灾弭难，如此这般，头头是道。”

“你家真的……？”

“孩子妈傻，照实说了。”

“有这等事？”司长来了精气神。

副秘书办完手续回来，催大家验关入港。我将眼球对准乖乖站在脚下的拉杆行李箱，不等我和秘书伸手，司长一把抓住拉杆，顺手把箱子拉走，灵活自如，看不出肩周有什么毛病，边拉着行李箱边冲着我我说：“机上聊，机上继续聊……”

真登机了，司长的眼睛却合成一条缝儿。昨儿个忙事，司长睡得晚，何况神经性头痛。要不然，就是打腹稿，只要蹦出几个关键词，拉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来，就是一篇时尚的、纵横捭阖的、气吞山河的演说稿。下午2时整，大会开幕式，地市要员，四大班子，工青妇文，群贤毕至，聆听重要讲话捕捉新精神……白驹过隙，飞机很快就要降落，时间已经很紧很紧了。



散文诗

李耕

蚂蚁与骆驼

招聘的门槛太高，只有骆驼，跨入门内。二尺高的门槛，是蚂蚁仰望的珠穆朗玛。沮丧的蚂蚁并未沮丧。蚂蚁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的丝绸之路，在自己世界的自己的脚下。蚂蚁，扛起体积比自己大十倍的米粒与骨屑并爬入门槛。蚂蚁对骆驼说：我，并不逊色……

风

十八岁的鸟，翻印出一千八百次不老的风，飞在自己微笑的灵魂里。鸟，是有翅膀的风。鸟之风，飞一万里又一万里，破开险峰激流，破开栅栏碉堡。飞往未来的自己选择的巢。巢的村庄，是无殿宇的村庄，巢的岁月，是无拘束的岁月……

有影相伴

远处的呐喊，不是我的方向。近处的呻吟，不是我的方向。路，崎岖曲径，蛇的形状。天南海北，穷途末路，山高水险，或进或退，沉沉浮浮，有自己的影子相伴。面对深渊，我对影子说：你，寻自己的出路去吧！影子答：不！影子，坚韧有如我自己……

迹

留迹于独秀的风景。忧悒，是落在小城小巷的小雨。巍峨，是巍峨山峰的生命。平平仄仄的小曲之径，有疲倦的蝴蝶在暴风雨时飞入慈悲的襟怀。独秀，是个性的美丽。风景，不需用琼瑶回报。梦里梦外，只想有诗一样的回忆……

啄木鸟

葡萄在老梧桐的皮肤上啄了半日，啄得我骨节肌肤疼痛。啄木鸟啄梧桐，是好意。啄去寄生小虫，老梧桐可以多活些时光。啄木鸟并未直接啄我，似在暗示：汝之沉疴难释，需认真寻医问药。我为之沮丧并苦笑：汝不知，今日良医难求，药又太贵，汝，就直接在我的老皮上啄下去……

雕马

前蹄腾空，跃进的姿态。风，从蹄下远去，雷电从蹄下远去。马牢牢立在岩石上。昂首嘶鸣的神情，在万众目光中，是一匹欲于奔赴疆土一战的铁骑。路，在马的目光中，太远太远。一百年了，也未能向驰骋之途靠近半步。马，从未怨尤。雕塑大师，享誉于世……

雀

一群麻雀，落在村庄。叽叽喳喳于村庄的每一户瓦檐。瓦檐，是雀的舞台。我的瓦檐，空无一雀。问雀，雀答：捕雀的笼，仍在檐下的风中摇摇摆动……

雨·野草

雨中。野草，野草，没有伞。野草从不与雨的潇潇拉开距离并让雨的柔指，叩击自己的肌肤。野草青青，青青出雨的光泽。光泽，一种诱人的诱惑。我，走在野草中的雨中，也是为了这青青的光泽么？我，也没有伞……

作品

